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一

壬集

舒城阮一閱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鄱陽程琬校

格致門

詩眼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言以原道命意
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贈蕭見素詩云紈袴
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靜聽而具陳
之自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
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贈登無縱鱗言誤
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脩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

以帝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取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快快祇是走跋跋又將去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懷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所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如此其他皆謂之變体可也

曲水脩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總十一人成一篇者勅曇王豐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數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類者兩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正十六字耳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於十六字哉切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爾恐貽久遠訛議不如不賦之為愈 黃常明

白獻晉公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雖叙其功業與壽康其語緩而不迫此可為作詩法也 若溪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烟雲月露之

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踈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驕驥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此等句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丹揚集

古辭云葉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葉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鏤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碁燒敗襖着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

休固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醜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葉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意秋杼着盡更無恭破彩却有重縱處二飯何曾忘却題是文與釋普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 丹揚集

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晉宋間人造語題品絕妙全古近世蘇黃帖題跋之類率用此法尤為要妙 呂氏童蒙訓

學退之不至李翱皇甫湜然翱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方處近世欲學詩則莫若先考江西諸派同上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雅劇打猛顛入却打猛顛出也呂氏童蒙訓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嘗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學者亦宜詳味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容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淺山寒帶水旱日吹風川塢半夜雨臥卷五更秋之類迥出時流雖是天才亦學可

及學者若能常玩味等語自然有變化處也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今何如墜馬諸公携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於甫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寄李太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賈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若謂卑則甚之稱爾則後三人皆非稱孺之列蓋其詩格變態如是恐不較重輕也

仿法門

詩話續編卷之二十一
退之心訝近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臨川云髮為感
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又欽江摠文才妙自相虞
翻骨相屯又云父詣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踈韓
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求救今日始知予
罪大夷陵去此更三千柳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今為
嶺外行王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寡嫂行柳直以
踈慵招物議休將文字趁時名王直以文章供潤色未
應風月負登臨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又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五年蘇七千里外二毛人
十八灘頭一葉身黃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
時皆不約而合句法使然故也 黃常明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
青花欲燃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玉送油秋月解
傷神而感時花澣泪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
挽軸也 葛常之口

劉又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水柱雪
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水柱詩云不
為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渣不為九江浪徒能泪後天
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饑寒重賦牛車盈道載負
王載載欲何之秘藏深當以御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
於時與玉川月餘詩稍相類 冊揚宗

張籍云愛養無家客多得得力方坡贈金山元老云蘇山
寺古必 卷之三十一

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客任居為常之

白云起涼行逸竹引睡臥看書坡引睡文書信手書書引睡
魔誠人人所同也同上

詩病門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盡言有用文字所論文字
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
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放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學古人文字須得
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
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曾直詩有太新奇太巧
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圖多

猶青者點而蒂皆劣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之表前賢
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

宋錫嘉話載楊祭酒贈斯詩曰度度見詩詩捲好今
觀標格勝於詩平不似昔人善到處相逢詭項斯
集中絕少佳句如晚春化云疎與香風會細得泉影移
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仙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
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
此與斯亦奚遠哉葛常之

樂府門

周美成為江寧府溧水令一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
洽于尊席之間世有傳風流子詞蓋所寓意焉新絲小

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美一作見金屋去來。舊時巢燕。

土花繚繞。前度其地。綉閣鳳帷深處。許聽得理絲黃。箴

說又休。感乖芳信未歌。兀噓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

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百夢魂。金宵不到伊行。問甚時

却與傳音密耗。痴將秦蠟偷換韓香。入便教人霎時斷

見何妨。新絲待月。見見漢所字軒之名也。俞義仲云。

徐幹臣 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太常典樂出知常

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入詞云悶來彈鵲又撓碎一簾

花影。漫試著春衫。還思緜手薰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如

何向。但恠得新來多病。羌舊日沈腰。如今落髮。怎堪臨

鏡。重省別時。泪滴羅襟。猶疑為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

春醒未醒。鴈足不來。馬啼難住。門掩一亭芳景。空佇方

盡日攔干倚遍。晝長入靜。既成會。開封戶李孝壽來牧

吾郡。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階羅道出郡下幹臣大合樂

燕勞之喻。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

三四李果詢之幹臣。感類云。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

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

復來。而今之主公。斬之。感慨賦此詞中所叙多其書中

語。公焉適有天幸。公擁麾于彼。不審能為我之他否。李

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實替者請受謁。次第

李云。郡官當至。楓橋橋距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所

官吏上下望風。股票李一閱。刺史忽大怒云。都監在法

不許出城乃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堦荷枝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家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突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命然後舍之

曾文肅十子家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江南客家有寧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籍甚衆多推千里足來自渥洼池莫倚善題鸞鵠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傲當時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為知己也揮塵

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迤西斜筆工夫難狀晚意烟霞蝶尚不

知春去漫遊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髮無價歎飄零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笑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見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東臯雜錄

送劉貢父守維陽作長短句云平山攔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右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但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公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也藝苑

方向詞有鴈後歸云巧剪令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嬌然頰即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

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裡碧雲邊人歸落鴈後思
發在袍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
臨江山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鴈後歸云唐
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絕七日
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
乃曰名下無虛士復齋漫錄

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
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
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
日綉簾捲庭下水澄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

柳塘初溢宜流林亭明水肌玉骨自清涼無干夏夜詞
有情風萬葉香明未暮清涼別奈寥詞缺月挂珠
珩漏斷人初靜秋意滿詞霜降木末收淺碧鱗鱗露遠洲
九日詞凡此十餘詞皆如畫墨畦疇間直造古人不到
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太不然子
瞻自言平生不喜唱曲以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后
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無覺是何每况愈下蓋其繆耳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一

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裡碧雲邊人歸落鴈後思
發在袍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
臨江山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鴈後歸云唐
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絕七日
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
乃曰名下無虛士復齋漫錄

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
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
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
日綉簾捲庭下水澄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

桐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暑無限夜登
燕子樓詞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
骨冰肌瘦霧水肌自有仙風味香詞東風弱柳新堤固
連漪初溢宜流杯亭詞水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
有情風萬葉香明涼未解情迷湖浦別奈寥詞缺月挂珠
珞漏斷人初靜秋意滿詞霜降木葉收淺碧鱗鱗露遠洲
九日詞凡此十餘詞皆如雲墨畦疇間直造古人不到
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太不然子
瞻自言平生不喜唱曲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后
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無覺是何每况愈下蓋其繆耳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一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二

樂府門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

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就中誰是并得况

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烟霏絲柳

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堦佩高會盡詞客清

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翻岩鷲鳴休態暮為行雨標

格逞珠喉緩歌妖麗似听流鶯亂化隔幔舞紫迴嬌

鬟低鞦韆腰支纖細困無力忍分散似小雲歸後何處更尋

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

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遊之如使病夫舉首增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二
樂府門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就中誰是并得况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烟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堦佩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翻岩鷲鳴休態暮為行雨標格逞珠喉緩歌妖麗似听流鶯亂化隔幔舞紫迴嬌鬟低鞦韆腰支纖細困無力忍分散似小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遊之如使病夫舉首增

言詩集卷之三十一
欵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早元伯
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
亦映雪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真清遊勝
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曲可前沉醉客天涯
回首重依然茗溪漁隱曰冠卿詞有策路洗華桐烟霏
絲柳之句此正是中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
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真語病也復齋漫錄

吾昔以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後
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
酒垂虹亭上子時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
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夢有老人

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
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
駕湖平地夾餘蕩盡無餘了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
耳茗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擇子瞻元
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又云余昔與張
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揚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
作六客詞其卒章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夢有老
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
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作
後六客詞云月滿茗溪照夜堂玉星一老閉光芒十五
年間直蓋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

一醉還是六人冷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

劉今對兩蘇張 東坡

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

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 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

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 縱遊倡館酒樓間無復檢

率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於乎小有才而無德以

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

槩非羈旅勞愁之辭則閨門媿媿之語若以歐永叔晏

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遠

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 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

中老人星現不應制撰詞 望後恩無何始用漸字終

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哀遊鳳釐何處與 三廟

詞閣合遂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

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何處無此

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詞殆不啻天冠地履

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早行詞頗自以為得意其後張

子野見知云既言忽忽策馬登途滿目淡烟哀艸則已

辯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抑何語意頗

倒如是 藝苑

先君嘗云古詞絡都春有鼈山綵 字犯太上 蓬萊島之句

當云綵締余前集悞以古詞為抑詞今正是之 若溪漁隱

先君須嘗馬祠居射村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度中身歸

詩話卷之二十二
淒水雲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掉時與白鷗游戲畏
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華百歲何妨盡沉
醉臥龍多事謾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
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
馬塵書急短掉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窓隙
我本綠蓑青笠笠浮家泛宅烟波說渚鷺沙鷗都舊識
行未得高歌與爾相尋覓同上

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
間風俗不屑此事坡路言離欺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
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後主詞

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胡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

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矣

馬廷巳者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珠雲披銀燭

鉤并幃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因謔詞云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消湘客蘆花千里

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

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廷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廷巳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

事廷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若溪漁

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為大理卿詞曲妙絕嘗

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聞之因素岳
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敢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於

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
吹鉞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謂金門辭其臣
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
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悞惟南唐書古今詩話二說
不同未詳孰是 南唐書

李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元
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瀟瀟香消翠葉殘
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客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
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軟軟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
捲真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裡落花誰是主思
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

峽暮接天涯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詞之後主感動
賞賜感化甚優後主溪漁隱曰元宗即嗣主李璟嘗作此
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為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

東坡大江東云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時有人
和此詞題於動亭燈間不著其名語雖粗豪亦氣槩可
取今謾筆之詞曰交精中否欵人材委靡都無英物戎
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楚漢吞并曹劉割據白
骨今如雪書生鑽破簡編說甚英傑天意眷我中興
君神武小曾孫周發海岳封疆俱效職狂虜何勞追
滅翠羽南巡叩闕無路徒有冲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
溪秋月 若溪漁隱

孫臏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
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章春欲暮落日
千山雨一點着枝酸吳姬先齒寒同上

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旁畫舫有映簾而觀者甚見其額

有詞云小舟簾階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

恰似秋霄一半銀蟾白結見梢染香紅拗鈿蟬隱隱搖

金碧春山秋月渾無迹不露墻頭此子真消息寄醉落

亮同上

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為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樓鴉

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

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鴈足不米馬蹄難作

門掩一庭芳景賦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亭

小浮萍破處落花蕭影顛倒投杜少陵詩灯前細雨簷

花落美成用此簷化二字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

字之難矣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逸天涯徐師

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

其意絕相類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一本是水

竹舊院落鸞引新雖過不然櫻筍新蔬果則與上句有

何干涉董武子疇昔尋芳秘殿西日殿金鋪宮柳垂垂

然秘殿豈是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

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

以其年長進悅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為上引

詩話總集卷之二十一
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
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跡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
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兩餘時
侯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年
五十餘遂為執政夷堅志

曾端伯造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為徐師川作梅
詞點降唇為洪覓範作皆悞也秋月詞乃李漢老梅詞
乃孫和仲冲冲即正言諤之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青玉
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
作桐江詩話謂青玉案乃姚進道作四詞皆佳今併錄
之念奴嬌詞云素光練浮映秋山隱隱修眉橫綠鸚鵡

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暉奔雲湧露飛過
盧仝屋更無塵氣滿庭風碎梧竹誰念鶴髮仙翁當
年曾共賞紫岩飛瀑對飲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
斗轉參橫翩然歸去萬里騎黃鶴滿天霜曉叶雲吹斷
橫玉點絳唇詞云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梅花吐雪初下
全似江南畫白壁青錢難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正野
一點香隨馬江城子云銀燭無際卷遙瀟落霞明暮雲
平曾見青鸞紫鳳下層城二十五弦彈不盡空感既有
餘情蒼梧烟水斷歸程捲霓旌為誰迎空有千行流淚
寄幽貞舞罷龍雲海晚千台恨入江聲青玉案詞云
三年枕上吳中路遣黃耳隨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莫

鷓鴣鷺四橋畫是老子經行處朝川圖上看春暮長記
高人右丞句作箇歸期天已許春猶是小蠻針線曾
濕西湖雨漢老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呼雲吹斷橫
王之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碍
天邊織女橫橫玉吐雲清似水滿空靈逐聲飛或
云叫雲乃笛名非也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
春梅詞云是漢老作非也乃是中之叔用作政和間
作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典大晟府蔡攸獲此詞
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即除
大晟府丞今載其詞曰瀟灑江梅白竹梢稀橫兩三
枝東君也不愛可惜雪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
失佳

期怕是有南來歸鴈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奚如
玉堂何似茅舍踈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
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
此詞中因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土堂前一樹梅今朝
忽見數枝開見家門云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云云
玉堂乃翰死之玉堂非也昔溪漁隱

元豐間都人李嬰調蘄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在黃州上
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荆楚風烟寂寞遠中秋時候
露下冷蘭英將謝萼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陌嗚咽
楚來窓牖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橫琴曉掛節
瞻望眼開吟口低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凌烟冠

詞客何人氣兒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為君吟。為君壽。漁隱

古樂府詩云。今世權權子。觸熱到人家。權權某約辭云。不曉事。余素畏熱。乃令人觸熱來。公亦其謂。不曉事宜。余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送將場不用浮瓜沉李等事。而天然有爽。外涼思。其詞云。白尺清泉。聲聲續。映消酒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歌笑。玉試展。絞綃看。畫軸見。一片消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穿地月上。攔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茗溪漁隱曰。余嘗愛李太白夏日山中詩。晚中掛石壁。露頂洒松風。其清涼可想也。漫叟詩詩

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茗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為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饒亦滿目。更無塵可碍。等閑簾幕小。攔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開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摧毀矣。遺址王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余嘗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捻屬續溪翁。蓋謂此也。茗溪漁隱

曼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到荆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紫花艸。窈窕小

言詩集卷之三十一
九
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
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倚極為學者所稱賞
味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
法山谷也 雪浪齋日記

孫洙字巨源元豐間為翰苑名重一時李端愿太尉世戚
里折節交摺紳間而孫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
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踪跡之得於李氏時李斯納妾
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李不敢言遂入院幾二
鼓矣州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
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
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簾纖雨漫道玉

玉堂今夜長 夷堅錄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建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
作詞號理學第一層 后山詩話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奇歌散徒俗天下詠遂

傳林中 仁宗頗好其詞每酒必使侍 奏之再三

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官求其取

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取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

行黜之後改求仕至屯田員外郎 漢海隱曰先君

嘗云柳詞教地山綵 字犯 大蓬萊真事也 綵綺坡詞低

綺石當云規綺石二字既改其詞蓋佳 后山詩話

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有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荆公云

詩話必錄卷之三十一

何處是青山。以一江香水向東流。為對荆公云未若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濕流元最
妙。雪齋日記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故詩詩不自
聊嘗作長短句云。黃外雨。春意闌珊。象不煖。三
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餉人魚。傲獨自莫凭欄。無限關
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空處也。天上人間。含思
接惋。不幾下世。西清詩話

李後主詞云。二十余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貫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蒼惶辭。廟日教坊
猶奏別離歌。揮泪對宮娥。後。既為楚若水所賣。舉國

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泪
宮娥。吟教坊離曲哉。東坡

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

去。蝶翻金粉。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垂。落惆悵捲

金泥。門巷寂寥。人去。空殘烟柳。低。空宮日。殘葉

點染。晦昧心方危。第不在書耳。善社云。李煜若以作

詩工夫治國事。豈為吾虜也。若漢漁隱曰。余觀太祖

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書。遣潘美等率

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詠春景云

非十一月。城破。騎作西清詩話云。後主。長短句未就

而城破。其言非。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

中春間作此詞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西清詩話

前人評杜詩云紅豆啄殘鸚鵡嗉梅殘老鳳凰夜香云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亦謂詞曲亦然李景有曲手接真珠上玉鉤或改為珠簾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馬上春如夢或改云女春夢非所謂遇知音謾支詩話

吳越後王末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清脈脈看玉樓雲雨隔祖起拊其背曰世果不殺錢王后山詩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三

樂府門

政和元年尚書蔡疑為知舉尤嚴決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以其詞只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葉地手把懷兒摸甚恰限出題無撞着內臣過得不任脚忙裏只是看班駁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此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相度只恐根底有人掃着上屏銀

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胡中有宴會群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不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

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
怒之坐中倅卓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
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播
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泪
無言不曉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飛
華屋惜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弄生綃白團扇。扇
手一時以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綉戶。狂教
人夢斷。理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感待浮
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苦心千里。重似
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
觸。共粉泪雨。軟軟。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蓋取其沐浴

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涼蓋不
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
日語哉茗溪漁隱曰野次楊堤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
此詞冠絕古今記意高遠寧為一媚而發取簾外誰來
推紗戶。狂教人夢斷。理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
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
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
巾。感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
心千里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惟榴花獨芳。因
以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播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
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空調寄賀新

言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
人不知之誤為賀新即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
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為不幸橫遭點污吾
不可無言一愛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
謂之諗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鑿板行世殆類是也
古今詩話

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蕙雨細春
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撫青秧明月
大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看看城市鬧烟坡
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今往歲在錢唐與仲宗後游甚久
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櫂

頭細雨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櫂頭雖是船名今以兩櫂
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蕙細雨仲宗笑以為然漁者隱

鄧志全徒昭陳堦中賤庶問以長短句相諧樂有箇胡兒
摸樣別滿額鬢髮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鬢鬢

那得長長黑志箭子摘來湏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

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堂中語謂志全之長鬢也有

箇頭陀脩苦行頭上頭髮毵毵身披一副紫裙衫志纏

雙脚苦苦要造南聞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領下鬢鬢鉢

中无粥住无菴摩登伽處只恐却重參此志全語謂堂

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
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回北斗柄肯伴雪鬢志千日

言信錄卷之三十三
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今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
然。進知閑望登臨處。極目登臨萬里天。志完語也。一尊
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
生似夢。夢裏惺惺何處盡。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
夢中語也。初至全自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即位以中書
舍人召。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同上
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佳
處。輒駐。終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
靜庵。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
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回
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

丘新洞府。鈿鼎養丹砂。龍丘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
之以詩亦云。侍童雙擢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
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婆。幅
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為飽禪學。而妻柳頗
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
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同上
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為乙。稱其所作。
仍隨其詞。牽合為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
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未云春去也。飛紅萬點
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

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
題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是無咎亦
和此詞吊少游云重感繁驚濤自捲珠沉海觀諸公
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為任世德作又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艸萋萋刻畫還生者浣溪沙脚上鞋
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為賀方回
作以浣溪沙為涪翁作是無咎蓋用兒開時似雪謝時
似雪花中奇絕者為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脣新月娟
娟夜寒江靜山街斗者為蘇叔黨作皆非也同上

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

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為此体今所存者
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
而已瑞鷓鴣尤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
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
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度口帆初落漁
浦山頭日未歇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
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
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
作同上

東坡別參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
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僥仰昔

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
處空翠烟霏詩人相得如我與君者約他年東還海
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晉
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
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為安所
愛重安薨後輟樂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
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
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
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為成議矣然其詞石刻後
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

之考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則
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穎徒揚入長札曹出帥
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還願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
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議之論安可信邪同上

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元鶯語亂城
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艸幾時休泊眼愁腸先已斷情
懷漸變成良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
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
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抗鐸中歌木
蘭花引緋為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於隨州鄧王舊
曲亦嘗有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窓迥戲詞盛行於世遂掩其名
 如望月婆羅門一詞亦豈不佳詞云濕雲暮捲漏聲不
 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挂秋入廣寒宮
 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歡此夕與誰同望遠
 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疑
 泪眼立盡西風此詞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
 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為楊如晦作非也茗溪漢隱
 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
 咎作中秋洞仙歌詞其首云青烟幕處碧海飛金鏡
 永夜閒階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将許夕明付

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携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
 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
 中秋念奴嬌詞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挿天翠柳被何人
 准上一輪明月照我滕床凉似水飛入瑤池銀闕亦已
 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明朝塵世
 記取休與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什得不佳遂弃全篇
 其氣索然矣同上

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无佳
 詞如是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
 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曉雲收淡天一片琉璃
 爛銀釵葉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去娥澹涼

言有終自卷之三
淨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
時。向坐。疎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臺冷。攔干凭暖。欲
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
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
又爭知。共疑。恋如人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樽素
月。長願相隨。同上

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
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
上。酒賤。愁容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
盞凄然北望。坡以說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
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未

句可見矣若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云寄子由
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則兄弟之
情見於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塘時作子由作為睢陽
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古今詩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四

傷悼門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弟李翱行狀載
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晚年止四十二某位為侍郎
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
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
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
曠遠識生死為一網及當臨終反意色亦不荒贈我珍
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
故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絕國世與
韓氏為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

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墓誌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箐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葛常之

太白辭粟卧首陽屣空飢顏回當代不飲酒虛名安在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怨解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千萬篇只是此意

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苦思萬深遠各有所當也 黃常明

曾文肅熙寧初為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小女甫六七歲甚為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肅炳事樞時張氏女以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夫貴疏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叙舊自後歲時遣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生翰墨間空傳三壺書無復內朝班從此絕迹矣後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 昭慈聖獻南渡至錢塘朱忠靖筆錄所記 昭慈遣其傳導及正之議張夫人者

即其人也年八十餘終揮塵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遂忤
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鉄上章乞收固尸如汝
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雷楊美者亦可
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
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波况不禁樵采茅茨無
子遺於乎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骸骨之地天
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漢家誅黨人誰與
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
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韻

陽秋

語

宋彭城王義康息擅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
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怜白浮鳩杜杀擅江州當時人
痛之盖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
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
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棘陵多士女猶唱白浮
鳩盖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韻語陽秋

茗溪云李杜畫象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子美其詩高妙
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
之矣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
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奸巨細
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穷顛倒不見收音

言詩經卷之三
初老見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傭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
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魯頌天下聖大臣各伊
周寧令吾戶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颯風傷屯
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
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頌起公死後之遊碧溪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嘆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
声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
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
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
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

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弃子之嬾人張孟陽之
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
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
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
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虜之
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
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
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中卒困於
諛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葛常之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
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

言言集卷之三十四
四
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刺新胎髮香細小綉襦玉牙開手
瓜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云
嘉名稱導保乞姓號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云懷抱
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故之即道
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
假天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
割愛為難也若使學空天默默依前重作豈攸身傷哉
微之五十三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
戶而後踰哉同上

韓退之作李公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教人不
可計而其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乃躬自臨
之以至於死白天樂所謂退之服研葉之病訖不痊是
也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潦上乾如渴鳥
韓子作志還自署白笑未竟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
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周學都無益姪女丹砂燒即
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昔以身試藥以自斃乎
則白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本在貶所曾公
衣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衣疽根在旁乃不
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文也
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
色力其斃宜哉丹揚集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四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五

傷悼門

復齋遺錄云：世世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泪過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文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孫堅墓傍作詩云：圍廬城邊荒土古昔誰墓者孫豫州人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失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雪浪齋日記云：甫籍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處塔孤負。意云：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上烟。劉備云：天

連鴈前人有古成天連鴈之句

張南軒挽劉觀文詩憶侍登廊廟忠言達帝聰
聽忠惟盡
莽敢復計成以半世江湖上
半憂寤寐中
汗青誰秉筆
請放無言公
國恥臣當死
公家三世心
忍看誰絕筆
誰續斷弦音
精爽今如在
衣冠恨更深
却笑螭與志處
世漫侵尋
五平日多奇勳
中間似富公
天從庠墓請人
說採荒功
辛苦培邦本
雍容過亂鋒
人傳道奏切
更過
子囊忠
五曾見
南荆地
他年竹馬迎
旌旂嚴騎士
孤矢
盛民兵
細放規摹舊
還知節制明
思公如峴首
同我泪

縱橫四

南軒挽王詹事詞大節元無玷
中心木不欺
排奸力扛鼎

憂國髮成絲
方喜三旌召
俄興一鑑悲
西風吹泪眼
夫豈哭吾私
一虞主能飛
日如公舊學
忠言關國計
清節映延糾
歲月身多外
江湖澤在民
當年遺直歎
千古更如新
二

東萊挽王詹事諸老收聲盡
佳城又到公
蒼天不可問
吾道竟成窮
旌捲莆田雨
簫橫雲浦風
今年襟上泪
三哭萬夫雄
太史交旂際
元戎卷甲秋
先鳴驚衆竦
孤憤厭羣咻
羽翼新鴻鵠
聲華舊斗牛
斷橋無恙不
落月照寒沐
二

東萊挽汪端明異時憂世士
歎息恨才難
每見公身健
猶令我意寬
彫零竟何極
合復豈無端
此理終難解
天風

大隧寒一四海鷹隼峻親承二紀中論文由父祖受學
自兒童山岳千尋上江湖萬折東徽言截肺腑欲吐與
誰同

王龜齡悼張安國會人天上張才子少年觀國光高名一
枝桂遺愛六州宗出世纔成佛修文遽作郎長沙屈賈
誼宣室竟淒涼

王龜齡挽趙氏詩全節忠臣配崇寧宰相家哀能愛國俗
實不御鉛華學佛穿三昧然松教五車遺芳載彫管名
壽兩俱遐

東萊挽魏國錄麻衣見天子拜疏不知休落落山林氣拳
拳欲飲憂極知千載遇政用一身酬繞舍聞溪水朝家

日夜流君公祖踈傳多士送陽城短掉非前約長亭
及此行深留移白日語只蒼生會綺山陽賦鄰人笛未
橫

東萊挽蕭祭酒摩揣誠斯薄雕鏤質亦消平生但真撲直
上絕枝條氛霧終澄露丘山亦動搖陽猶時鳳言人舞
簫韶

王龜齡悼亡燕寢林人香老病身細君相對坐如賓而今一
塌維摩室唯與無言法喜親一偕老相期未及暮回頭
人事已成非逢春尚擬風光轉過眼忽驚花片飛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
負外尚鵬為誌文曰亡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

言言錄卷之二十五
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客
李襲吉作遠離表云穴禽有翼所舜樂以猶未天路無
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烈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吳策又
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山知越州又移知
鄆州其薨也公作挽詞云拔褐曾陳史美策汗青猶
著立修書春風澤國吟牋落夜雨溪堂燕豆陳前輩詩
不獨詩言其錄且是著題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為冠曰無出陳無已
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辭一聯便知其
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游皆一時
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壯士霍嫖
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什其殘州
編成一集號曰呻吟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
作秋懷詩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將奈何其作襄陽道中
詩云有意問山神此生復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惇夫
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
筆縱橫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謂惇夫
與其子歆何也蔡天啓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眈然孤
墳宿艸已生烟日暮行人道旁舍應逢年少共談玄具
餘作者甚衆皆載於呻吟集後

寓情明

古今詩話云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
聲版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
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遽來
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甚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蒲
引三危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
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
破顏杜又自引三危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
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
閑逸旁若無人茗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餘飲傳國
傳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頰

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
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
李公為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
主人曰嘗聞有能備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
垂一意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罷上馬
而去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
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
漸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
附會為之也

東坡續麗人行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
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看花香美人

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盡工欲盡無窮意皆立
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
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
底背斜陽若教轉一回看三十六宮無粉粧終不及坡
之偉麗也

蘇軾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執秦少游乞詞少
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雲鬢鬢春態溶溶媚晚光不應容
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駐還因暮
雨忙驚然歸去故人腸望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王直方詩話云無已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
巷閑娉婷長使青樓悞得名不惜捲旗通一顧伯若看
眼未分明其一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白施朱作後生
說與旁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已他日
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徘徊樹耀太甚

遊宴門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際同在政府相得歡甚
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
單騎車特往過之時年已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
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
文忠賦詩云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
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
尤堪醺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畱婦駕為從容因

榜其浮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度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煖橫宮殿碧銅駝晴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秋千半出墻。白馬蹄輕艸如剪。爛遊於此十年狂。康節春遊卷

東臯雜錄云孔嘗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推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截闌為戲其來也久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而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寧虜三月已薄雷。白艸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許彥周詩話云浪之詩醅酹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

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消窓送曙。金盃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阮戶部遊紫微觀詩春來猶未到金庭。桃杏離披柳已青。直待斜陽方興盡。一筇獨立紫微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五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六

外心嗟問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
 嗟可見其素窶矣後有詩云賓秋已竟季私儲常恐多是
 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為溧陽尉縣
 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翳蔚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
 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奉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
 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琴何能辯榮辱且欲分賢
 愚蓋言貧者八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琴之樂也葛立之

司馬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
 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剛不肯引

決而并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據殯排
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咸書與後世憤
懣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睢蔡澤則曰二子不相尼
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
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
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一家貧不能
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懣之

言非虛發也 前語陽秋

晨北妖鳩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
楚李義山楚北齊云小蓮玉体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
陽東坡城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音游人指點

小頓單外中有漁陽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苦然

施豈是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尤物皆可以為戒

黃常明

杜牧張祐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

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捲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

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

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於乎朱英之言義

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

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

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意在強黃歇黃歇

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貽伊戚向誰論又先

秦豈謂羸為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
憑宮掖妻和謀 同上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執泊蔡平師道乃始震
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興矣
故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
猖獗狂悖反噬其主怨神怒豈能君覆載之中乎故
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挽槍星又云太山
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
兵來助戰夫刘悟本軍之將也力為師道屯陽穀以當
魏博乃倒戈以攻其主太山本王之神也宜福其地而
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
生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向上

杜子美身遭

亂

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燕

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後贈
常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
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
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姑來
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
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
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
無常產為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之道途亦理之
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負缺百年歡樂

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不食相驅遣此身誰願
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
皆爲此也同上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
子漂母惠愧我韓才非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
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
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
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之
勝社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
貧甚於陶如山谷之貧尚優於社也同上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云

百計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客
中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
歸情狂天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卷
裴道州詩云露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簡
帝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弃能使帝即迹也疎觀此
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
期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輕窮
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於子美亦云嘗
常之

李翺賦衆賢頭而雜處咸歎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恚
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常稱之觀老杜漢陰有鹿門滄

海有靈槎為能學衆口吐吐空咨嗟正同此意同上

樂天請潯陽寄左降詩云殘灯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得

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面入寒窓白謂此句他

人尚不可聞况僕心茲至今每吟猶側側再復貽三韵

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盞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河

處庐山庵裏曉灯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不應如此感

戚也子瞻送文與可云奪官遣去不自責晚梳脫髮誰

能收推之前詩歎論尚矣然居易答元書以三大為報

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歎之語恐持傷離索耳若漢

詩有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然言於道怒隣詈坐之

所為也余謂然隣詈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

無怨何人斯取彼諧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

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為而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

執其業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諫諫而不斥者

惟風為然如雅云匪而命之言提其其彼童而角實証

小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嬖人忠

臣義士欲正君心國惟天所陳不激切豈盡優柔婉

媚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菡菡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子

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效俳諧体退

之亦有寄詩雜談併不獨文舉為然有東方生而下稱

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抵才力豪邁

有余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口角如

言詩集卷之三十六
五
衙符試以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初食不下味近亦能稍
稍皆謔語也坡類集此不可勝數寄斲筆與蒲傳正云
東坡病叟長羈旅凍飢餓吟似飢鼠倚賴東風先破食
一夜雪寒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
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薄欲飛未去先說
纒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怜听飽
即喧闐食笥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
未已免已作大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寒來凭
空按一字不可者皆幹旋其語而弄之信快刃有余與
血指汗顏者異矣黃常明

詩眼云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北府我堂堂

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
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
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休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
歎世耳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漢漢帆未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
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
夢耳自余轉嶺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
夢不可得豈蕭葭蒼蒼無三湘七澤之杜雪蓬烟艇
無風樞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空沒
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感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
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遊八極之表耳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七

識語

坡遊武昌與漢王楚兩遠民雲湧海去潮不到武昌宮又
周游困卧九折嶺裹衣獨上吳王臺於一時筆快遂以
上宮目之繼而有李成伯云嗟嗟漢鼎久傾東南食曾
無智與中孟德仲謀交既令本初賴地捨文羅武侯偶
失三分策孫氏做成一戰功寂寞西山猶遺宋穴庸兒尤
道帝王宮語幾平書矣但渠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
韓僕去思頌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掘實為帝
里其罪大矣

永叔萬釘寶書補遺人謂此帶終度道著觀子羨耕魚

以及之扶病書來... 訖之者豈以其人不止宜此服邪固嘗有云朱紱負平生又云居然縮首級受性不出獨同上

唐書... 第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群客隱毗陵... 荆州二月天問人物碩峽中... 荆西一望雲和水允道黔... 荆有四千此時疑群所作而保實... 夔江... 已年者得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 內一絕云愁雲漠漠州離離... 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中獨群詩稍低人不得舉進士而位及居上... 魚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 而... 史載... 言若不出口世號... 肯為是耶... 謝... 作山水詩甚多... 亦何足道... 踐作... 已扇... 非毀... 政... 書... 自以名... 董... 應...

夔江... 已年者得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 內一絕云愁雲漠漠州離離... 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中獨群詩稍低人不得舉進士而位及居上... 魚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 而... 史載... 言若不出口世號... 肯為是耶... 謝... 作山水詩甚多... 亦何足道... 踐作... 已扇... 非毀... 政... 書... 自以名... 董... 應...

謝... 作山水詩甚多... 亦何足道... 踐作... 已扇... 非毀... 政... 書... 自以名... 董... 應...

時政而王晏首王粲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
朝則元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无度為有司
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運
恥之諫竟不克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廊落
與世不相遇杜志剛不用須有所洩也洩為山水詩逸
韻諧奇起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
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以須
之安知不至黃散而編蹠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
心契九秋餘目翫三春葉居常以待終如順故安眠不
知挑墟之洩能知順耶五羊之旣能待終耶亦可謂心
語相遠矣韻語陽秋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
切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
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
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无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
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
云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
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
知所去取矣韻語陽秋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
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

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重子常譚作賦
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
相中細甚客鄉因筆墨重於爾雅注魚虫漢家故事真
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
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
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為文者惟務
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
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今士庶傳習詩
賦者杖一百畏重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
年辛苦校虫魚晚歲彫虫耻壯夫自是諸生尤習氣果
然紫詔盡驅除酒門果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
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著
立之

黃魯直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恣不好紙筆阿舒已八嬾情故无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雅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夫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
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稿達豈是足默
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因頓於三川
蓋為不知者話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徃徃訛議宗文宗

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
訛病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
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訛諛朝廷殊不知溫宗崇厚之
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
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龜山語錄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州書數
詩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余舊
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見

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從
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
復有為撰邪余嘗每次姑孰堂下讀姑孰十詠恠其語
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
自此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
此而以太白自此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若
溪漢隱曰東坡此語盖有所訛而已

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訛諛東坡嘗
云黃魯直詩文如蠭蛸江珧柱格韵高絕盤飧盡畢然
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至要有文章妙一
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

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事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訛謔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葦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書或云此却是猫兒詩也又太早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為幾於湯得右軍也

東軒筆錄云彭璜為翰林學士文章詰命尤為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荅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謔及乘死也琪為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為

是也

後山詩話云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灯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荏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分界堆子語也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為王宮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場立太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棄之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七

看家詩話終龜後集卷之三十八

箴規門

東坡山村詩云。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
 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
 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
 何為帶刀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
 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
 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肯教甜豈是聞韶解。
 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人飢貧無食。雖老
 猶自採筍蕨。訛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
 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

詩話終自卷之三十八

而樂手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
青錢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意言
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
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
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
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東坡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消散羨長卿胡不歸去
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蕩蕩晚鼓動
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法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
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
牛羊爭歸田雖時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人董勿

藜藿是時盧東提舉鹽事壁屋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
某於大雨中却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
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清沙數里意言開
得不便自款泥南步羨司馬長飢子官而不任事又愧
陶淵明不早升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殺十餘人故云
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
又助官政之甚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
無異鴨與猪入言某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
田豈失此哉故云寄語故山友謹不可厭藜藿大而思仕
宦以訕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蘇東坡八月十五日晚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濤冒利

忘生不自悔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時新
 有言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悔
 蓋言吳潮之人為官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
 旨意斷其為官時又好興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
 明主意應教斥鹵亦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
 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訊興水利之難成
 也

子瞻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
 與知湖州孫蒼相見作詩與孫蒼云嗟念與子久離群
 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牽白便浮名
 其是時約孫蒼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

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
 目山前綠浸視碧闌堂下看銜鱸作堤捍水非吾事閑
 送茗溪入太湖某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
 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吳水利之
 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子瞻作詩云南山之下
 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
 疋如雲烟駉駉駟駘騶騶白魚赤兔駢皇輪龍盧鳳
 頸猗且妍竒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剪
 刷供帝閑拓袍臨池待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湫樓下玉螭
 吐青寒往來蹙踏生飛端象工甜筆和朱鈿先生曹霸

弟子韓廐馬多肉尻臍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霸玉
勒綉羅鞍鞭箠刻烙傷天金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
艸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
首服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訕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
王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子瞻曠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
悞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
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幽人紆
人生何者非蕩放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
掃除白髮頽首白蒲麻鞋短褐隨臘夫射狐兔供朝
脯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閔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
餘知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益虎為難
摹此詩云悞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
法行後公事鞭箠多也

詼諧門

老杜贈韋左丞有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至為殘孟冷
炙之語及姜少府為清觴異味即云新歡使飽姜侯德
王倚為沽酒割解即云故人情義晚誰似豈附矣老饕
如是哉蓋託文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慮故有榻性貪
幽棲干謁傷直恥事干謁以自見其志亦如示姪佐云
甚聞霜薤白重患意如何已應春得細頗竟寄來遲皆
戲言也終慮痴人以夢為實故示姪濟云所來為宗族

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正如淵明乞食
篇云飢來驅我去不知意何之行行正斯里扣門拙言
辭其卑污乃尔不肯為五斗折腰殆與異矣

試問高呼二十首何如低唱两三盃又壁言如長大人不以
長為苦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処天竟真贊云書生大
抵多穿相金眼除非是党公皆笑林語也

北夢瑣言載江陵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如飯甑措
大多如鯽魚退之酌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人吏希惟
足處與虎余官辰溪時士人皆可喜而不多得近城人
虎雜居戲為對云固冠思得多於鯽士人刻木惟宜少
似處吏人

其見同儕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魚
余謂客坐且喜君伯鮑有對矣滿堂若胡不止因戲為
之成其語云京語鮑先誇召伯浙因魚或號周公若溪
文潛詩見曹鞭官學官府翁伶兒痴旁笑侮平明坐衙鞭
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見曹鞭答以為戲翁怒鞭人血
流地一種戲虜誰后先我笑為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
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袴溪水寒中水照
見催租癩等閑戲語亦有所補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
袖大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語俚而
意切相傳以為笑

後山詩話云乞猶詩秋來鼠輩欺猶死窺窬翻盤撓夜眠
聞道狸奴將教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
歲而下讀者如新

三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板紙詩云王侯髻若綠坡
竹此出髯奴傳炳之大以為憾送零陵主簿夏君玉詩
未云因行訪幽禪頭陀烟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以此
戲之

東軒筆錄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仍俾其黨因事薦
引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
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
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亦管

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季十年年依舊畫葫蘆
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西清詩話云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
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尊短於日後人譏惠咏薄
徒嘗說名人詩病云南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
破曲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云方
穿諸曲崎嶇路又听鉤輞格磔聲之見杜語詩羅隱云
雲中雞大劉安過月裡笙歌湯帝婦定見鬼詩杜荀鶴
云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備子詩也不
然安有口蹄贊寧笑讓而已

若口溪漁隱曰劉義落葉詩云逐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病

詩話卷之二十八
廊下戲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烟半雨溪橋畔
問之問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
風或或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予觀者試一思之方
知其有謂也

隱岳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鳥起黑鬚翁平明
不待金印出連把金鞭打鉄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為邊
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
洛人目為蜜翁翁會官於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
倉皇震恐衣皮裘兩重伏於土穴中神如死矣奈人呼
土窟為土空遽為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
賊吼風帳中驚鳥起蜜翁翁平明不待金師出連着皮裘

入土空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稷
與契其平居超超自是唐虞上人時夸儀秦似不可曉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敵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季子黑貂敵得無妻嫂欺戰國奸民蘇張為渠此老不
應未喻及觀薇蕨餓首陽裘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
誤此二柄其意甚明前言蓋戲耳若溪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譁嘲調雖不當盡
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常有益於
學者不可不知也

家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八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九

神仙門

高尚处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慾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李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復齋漫錄

熙寧中主迪為洪州左司理丞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緗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悞念墮此勉自脩証勿論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弃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作隱淪世上更

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
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嬾拙登真石婦姑
蘇不知所終同上

周貫自言膠東人嘗號木鴛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
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余皆散
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余年而顏如初至
有以道術訪之則必振以惡声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
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接止張生為具酒食而宿
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声起而視之無
有也唯貫所卧室月止開尤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
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卿徃按之貫身繫如

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刘純臣使人
棺斂埋於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凌辰見遇
今往双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二篇
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一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
稍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
酒仙麻鞋乱断布衣穿形骸一脱塵緣尽太極光陰不
記年洪齋范軀冷齋夜話嘗記之然互有不同同上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
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百益
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
有眉山道士陸推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

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徃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又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徃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城人見火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東坡

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于方求發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揚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為國師三十年楊氏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義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

或得於此漢漢隱曰問政山在新安郡城十許里石谷幽遠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白頭詩翠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上雲霞居物外不多塵玉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龍枕浸星宮兒水開山情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幽閑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鸞銅頂更懸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道術杖挑桂舊蕭蕭竹橫高簪玳瑁班新隱漸聞侵月屈擔恰慵說桃沙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棧低桂白鵬海上夜頻青鳥驚篋中藏火白馬手疎俗禮慵非微肘後靈方秘不悔室錄匣垂金縷帶錦囊條鍊玉連環常尋靈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靈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哉

果與技技難張樂局舖還打默考什經銷又剛林並寫
鞋其更伏恣橫怪凡老龍踰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听
梨夜撼壞花氣熏心香馥馥澗声聆耳响潺潺高墳
自掩浮生骨短是難凋不死顏早晚重逢滿塢客碩隨
芝蓋出塵寰奈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放之詩中所用
事多出師道本傳山谷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遊成都忽詣紫
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
進道士日負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
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哀落然人未之
曉但呼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

醉掃夜將闌尚聞唱声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灯
燭綵綉筵具器皿罗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
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歎其戶曰光庭
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為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
匐門下冀一拜光灵以消孽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
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堦
之則随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
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啓戶光庭恍然而入但空空而
已高道傳

唐清遠道士同枕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四罹歷
秦漢計之至唐則一千余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

詩曰文者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為神仙也李衛公
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哲晉蕭翰
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
輩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數句云吟
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陵亂白雲
翁欲歸青松忽消半於乎借使非神仙才鬼也詩諺周
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非洞客
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呂謂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
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若溪渙隱曰回仙嘗有詞云
黃梁猶未熟夢鷲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
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

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
已復著漫錄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
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初時
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又立盡梧桐碎影用
回仙語也古今詞話語云耆卿作傾盃秋景一闋忽為
一嬖人云妄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
能用之慶覓記其事世傳乃鬼譭也此語怪誕無可攷
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
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正

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
一方能以朱砂化漆金為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
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善不好此術雖得之將
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者不為正當傳矣是
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
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
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昔
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
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
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輩勿傳
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两視其分數不足一

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其鍋中煨之鎔即傾
出金沙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
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
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
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
悔曰其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重為之陳姑應曰諾
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收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
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造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
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
大作此然意病指瘡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
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文事禪師文之所至輒為修造所

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秘其法固不以告人介以聽禪師善處為恥言其方大類扶風關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任其然而無患苕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葉生者與前輩相類其以得乾銀術妄貴而受禍故曰仙謂沈東之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也此真可為貪吝者之戒龍川路志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來相訪願求一醉實歷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儀斐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言清直於古今治亂老狂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

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具先為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為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願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如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奉杯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園棊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棊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待人秉扇改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嚙之挿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歐鼓之法回云曰且飲小

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
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
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
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於
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回公曰此古今所謂第
一最上極則也此去五年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
之所鍾愛者予階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
先期而知重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頷而悟之
飲將達旦則瓮中所釀山留糟粕而無余瀝矣回公曰
久不遊浙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吝世
人用筆書乃就茶席上搦皮畫字題於箬壁其色微

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贈東老詩西隣已富
不足東老雖貧樂有余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
書凡三十六年已而告別東老啓閔送之天漸明矣握
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
杳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意乃屬其族人而
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
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
階又適在京師予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指館
凡回公所言無有不驗隆元光回仙錄

吾迺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
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

言言錄卷之二十九
五
萬尺獲希夷之妙旨吾得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
度起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
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嘗遊兩浙京
汴譙郡嘗着白欄角帶右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
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乃之實有三劍一
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神
不若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為人若反是雖
携手接武終不成道蒼溪澳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闕
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
吾故表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
初動中宵漏未温温鉛鼎先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
合進火功夫尤聞危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箇鳥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涼清濁木金
間隔不因師拍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
脩尤太遲蓬萊路遠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言部糸會卷之九

九

三



